

頭前

每一擺，伊轉厝，到倚海的桃園北部，飛行機起落的聲音，摻著親情(tsiann)的吵吵鬧鬧，就會變成一種擾亂的氣氛。

憂悶的伊，行到細漢時陣彼个掠魚的水塘恰小溪，伊今日望著眼前深臭的水溪，用眼神問烏色的水，也問砍成怪狀的樹樑。

(伊咧想，咱的世界的烏色惡邪，是當(tang)時開始發生)

伊頭lê-lê想，放眼遙望猶原寂寞的黃昏景緻，伊看見機場錯錯落落繁亂的尾翼，頭頂又閣一台飛行機衝過，壓霸的機械叫聲，砦牢伊心內底的句句秘密。

伊感覺，世界漸漸崩散佇伊純淨的眼神中，就親像甜膩、可惡的麥芽糖，teh貪食囡仔喙中的消解，也親像蚜蟲佇蛀齒內的破壞。

伊放袂記彼款甜甜的舊情：

彼款烏色的蛀壞予伊想起細漢紛飛烏溜溜的頭髮，彼當時伊有快活的個性，伊不管阿母為伊裝套了白色的裙，也企款綴隔壁囡仔四界迤迤，做陣佇豬牢笑豬公，予鵝仔逐；伊也peh門口彼穠黃白扶桑花樹頂，去戲弄臭蟲仔，佇樹跂的叔公阿伯笑眯眯咧罵，這聲身軀閣臭閣癢，袂記繼續答喙鼓落去。

囡仔攏愛走去估農務車座位，伊漸漸大漢，跂力綴牢阿兄，袂閣落單佇阿母身邊khioh無聊的豆仔，這擺伊緊擒著車，碰碰隆隆，烏鐵車的白煙，親像無聊日子散開佇車尾，伊足歡喜，因為今日也綴二伯去果子田，擁西瓜嚕！

表兄喝(huah)個阿兄做陣去放牛食草，伊也偷偷溜去看覓，毋過予個阿兄發現，受一陣稀落碎罵，伊哭講，伊也想欲牽索，若毋予牽，伊就欲去密告阿母講偷食薰的代誌，細喙伶俐的伊就成功扭著一條索仔，伊一開始時陣也閣驚彼隻大水牛，阿兄漸漸放手，無閒咧綴表兄搶薰來pok，伊只樂得牽牛，個阿兄安心看伊tshuā牛咧走，伊愈挽愈歡喜。

阿嬤阿姑佇灶竈準備暗頓，伊緊轉厝，看見赤跤的阿媽紮一條破巾，遇著一隻虱母就掠來抹一站，輪到伊，伊叫阿媽較輕淡薄，實在有夠疼，阿媽笑講：「愛出力啦！無，我按怎拭掉領頸的烏蛇！」囡仔開始笑比siáng身軀頂有蛇，愛迫迤閣垃圾屁，阿媽耐心抹過全部囡仔的領頸，攏起了陣陣紅艷。

（如今又閣是全款厚蚊、燒熱的故鄉黃昏）

伊輕輕踏著跛步，一步親像一張老相片的故事，也親像一滴欲落地的目屎，伊就輕輕想起過去的日子，伊攏用盡氣力，去笑。

行過田路，伊鑽過林投、相思的籬笆，感覺刺苦，伊來到阿媽前年走後，如今無人看顧的菜圃，伊看見水塘邊自由散生的蕃薯青葉。某一日，伊聽見大人討論講下個月欲賣這塊地，起廠房，欲予大老闆來租，趁大錢，牛棚豬寮也會拆掉重起磚樓仔厝、掩掉古井、變更用地。

個阿爸大聲喝伊轉厝，講將欲轉去都市住所；伊行轉，上車，回望附近蜿蜒可愛的田路，毋過車就開往新闢的產業道路，猶閣有錯亂繁華的交流道。

每一擺，伊攏記袂牢，頭前的路。

（夢中，伊的目屎紛紛落地，開成一蕊蕊紅花，親像故鄉黃昏彼種難忘的色水）

後記：頭前，北桃園蘆竹鄉海湖內厝村，筆者老厝的地名。

創作理念

方言給我文字的聲音趣味與豐沛感情：這個作品題目來自於我故鄉地名，由於數年前陸續寫了關於故鄉因社會變遷或人事變化而觸發的一些作品，詩或散文，或介於詩與散文之間不能名狀的文類，就像一些已然成型卻難以傳達的心情，此篇亦是，我不能說我已將它完成，但我試著說出了，儘管有一些奇特的姿態語氣；此篇原以中文與台語交雜而成的小散文，聲韻與認同更是複雜，不過，以全台語修飾之後，我發現輕盈的節奏，如同即離童年的步履。

劉柏廷

國立東華大學創作暨英美文學研究所（文學研究組）

